

东言文学
Dongyan Literature
www.dongyan.com

II

•

老范行军

著

欲动

职场+商战+悬疑
狼欲静，而虎不止

南京言文学出版社

欲动

II

老范行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欲·动/老范行军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04-3791-5

I. ①欲…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6683 号

欲·动

策 划: 李 锋 作 者: 老范行军

责任编辑: 靳丽霞 特约编辑: 曲 超 李 丽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505 千字 印张: 32

版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3791-5

定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猫总是藏起自己的爪子

我们自己闻着不臭就行——2

想吃肉的灰太狼不说话 7

竞争的同义词是残酷 12

只做应该做的事 16

把自己藏得太深了——20

平安夜 24

你在东方画廊是有个计划了 29

“合作双赢”的背后 33

乌龟正悄悄地跑到兔子的前面——40

好好学习,天天想你 43

迷惑竞争对手	44
寒假的最大赢家	47
我想家了,更想你	51
一大块金子	55
赵小鱼昏过去了	59
他此刻站在了大道湾十字路口	63
一棵开花的树	66
当妈妈的感觉真好	69
她,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73
爱情是一道无解的方程式	77
我只在库房里发现了两个旧燕子窝	80
撒娇是女人对付男人的撒手锏	83
人都是有弱点的	86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90
猫总是藏起自己的爪子	93
秘密行动	97
这一次,对手跑到了前面	102
最愚蠢的就是看不清形势胡乱出牌	105
柳立立怀孕了	108
谁都有扛不住的时候	111
艳照	113

第二部 渡到河中别换马

从后往前看——	122
接近了一个阴谋	125
小偷也不是好当的	128
那被大风撕破了翅膀的蜻蜓——	131
摆在桌面上的暗算	135
任何人都是有弱点的	140
一枚身体炸弹——	145
你要想好退路了	148
我们不是只剩下一个道歉了	152
我，能留下来吗——	156
你就是毒酒，我也要喝下去	159
这里越来越陌生了	163
你的野心更大——	165
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了	167
有的鱼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馋才上钩	176
第二次检讨和反省——	179
将计就计	183

赝品———	189
不打不相识	194
完全可以用别的办法拿到那把钥匙	199
冲着圆圆的月亮嗥叫	201
临危受命———	205
魔鬼附体	210
赵小鱼是怎么知道他没有走进病房的	213
调包计———	217
火势熊熊	222
美人计	224
难道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27
“出走”的原因有三———	232
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237
又一个圈套	242
这一天,过了一年	244
一棵开花的树———	247
不是我够鬼,是许多时候人不能是人	252
人这个动物是最不好控制的	255
动物凶猛,危在旦夕———	258
我不是在职场,就是在往职场的路上	265

第一部

猫总是藏起自己的爪子

我们自己闻着不臭就行

石方听陈怀丙说程拾翰成为德道书店总经理的时候，刚好把宝马停在黑石书店门旁。尽管心里有着提防，对手冷不丁冒了出来，还是怔了一下。他下意识地往后靠了靠，仿佛对手打过来一个拳头。这一靠，眼睛就瞥到了后视镜——来来往往的车辆，孤立的树，三三两两的行人——虽是一幅冬日里再寻常不过的景物，却像老电影一样回放到了过去。大学时代，石方就把程拾翰视为对手死磕。在学业、爱好、交际等方面占不到上风后，夺得女人的芳心被他看成两人的终极较量。功夫不负有心人，对手的愤然出走宣告了他的胜出。但是，当姜橙子提出了离婚，态度决然，他才意识到，原来的那个对手并没有因为身体的离开而消失。一种命中注定的拼争镶嵌在两人的世界里，即使相隔万水千山。他似乎一直等待着——三年的无性婚姻黯淡无光，只能饱蘸对手的鲜血才能擦亮。如今，对手升级为死敌了，因为这将是旷日持久的商战，而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好梦，正受到潜在威胁。他必须发动攻势。胜利必然是踩在无数尸体上的冷血行动，多一个垫脚的也无妨。

他在心里一直张扬着这样的旗帜，而任何东西都可以被踩在脚下，从不在意鞋面上浸染上的是血、泪、唾沫、咒骂还是憎恶。

因为，他所拥有的，就是这样获取来的。至于别人如何如何，他不屑一顾，只相信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

“我担心的是程拾翰可能会接近那批油画……‘凡·高计划’要抓紧啦。”陈怀丙有些啰唆，话里话外希望多找几个人，加快临摹。

“临摹不是速写，人多嘴杂，也容易捅出麻烦。”他有些生气，又不能表

示出来。他满以为陈怀丙能够抵制或是延缓程拾翰的上任，直到“凡·高计划”尘埃落定。那样，他就可以心无旁骛地与对手一战高下了。现在看来，他的合伙人有点老喽！

“庄成不会有问题吧？”

“那个瘾君子就是一台绘画机器，只要我提供白粉，”他说，接着督促陈怀丙催要那140万，还说打算向王天乐投石问路，早点搞定那块咨询与培训的肥肉，“能把天乐拉过来是笔划算的买卖。”

两人不愧是利益上的合伙人，深谙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道理。陈怀丙提醒他，眼下的王天乐踌躇满志，要讲究点策略。

他收起手机，下车跺了跺脚，走进书店，目光找到一个正在擦地的保洁员，过去告诉她门口牌匾的右上角有块污渍。保洁员小跑着出去了。他又招手叫过来一个保安，嘱咐夜里下雪的话，明天早上要在营业前把地毯铺在大门口。他还向前台的两个女孩微笑了一下，走向滚梯，没在二楼停留，径直来到三楼会议室。里面，大家听见了他的脚步声，立刻正襟危坐，目光转向那块银色的挂幕：有关竞争对手（主要是图书城）寒假教辅书展的策划案分析。

他坐在会议桌首，扫视了一下与会者，指着那行字，说：“从今天开始，要把德道书店重新列为第一号竞争对手。不错，我是说过这个对手沦为徒弟了，被我们打趴下了，不好意思再踏上一只脚。但是，人家不服输，还要反咬一口，我们就不得不再踏上一只脚了，并且要踩在咽喉处。”

大家都有点疑惑，又不敢询问，只用眼睛探寻着。

他微笑了一下，放缓了语气：“我听过这样一个典故，说是过去穷人家太穷了，没有多少招待客人的菜肴，只能弄一条咸鱼，来客人后，过一遍面糊，炸一下招待来客。而客人也都知道规矩：只吃面糊，不能吃咸鱼，因为，下次来客人还要再过一遍面糊，炸一下继续招待来客。所以一条咸鱼都要用一年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总有一些不守规矩或不知道规矩的客人，要吃一点。或者主人多少也要让一让客人，客人过意不去，总也要吃一点，所以咸鱼就越来越少了。当咸鱼吃完一半时，总要翻过来吃，这也就预示着，咸鱼已经吃完一半，快吃完了，等吃完了还要再去买一条咸鱼，日子将更加困难。所以‘咸鱼翻身’也就是说日子将更加困难……”

大家听得很认真，却也错愕。

他收敛笑容，道：“德道书店这两年就如同这条干巴巴的‘咸鱼’。现在，这条‘咸鱼’要‘翻身’，不等客人动筷子去夹就想‘翻身’。”他逼视着问，“你们说，我们怎么办？”

有人喊：“不等它翻过来，就干掉它。”

“对。不等它翻过来，我们就连盘子给它扣过来。”他用手掌做了个覆盖的动作，“啪”的一声扣在桌子上，“这条‘咸鱼’肉不多，刺很硬。我们在吃掉的同时，要小心别被扎着。我说过，不放过任何可能对我们产生威胁的对手，我还说过，职场上必须要做到八个字……”

有人马上回答：“提高警惕，保卫岗位。”

“没有了岗位就是失业，失业会让人没有地位、没有尊严、到处乞怜，像条癞皮狗。我们要做职场上的疯狗，时刻带着饥饿感，这样我们就能发现很多鸡鸭鱼肉，味道鲜美。”他兴致很高，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墨笔，拔下笔帽，写了一个“道”字，“今天我讲讲这个‘道’。‘道’中之‘首’，是头脑，说明要我们动脑筋、想办法。‘首’还是首先，我们首先什么呀？做企业首先要想到赚钱……盈利永远是企业的第一目的。”他用笔敲了两下白板，以引起听者的关注，“这‘道’中的‘自’，就是要管好自己的事。有本书叫《像总裁一样思考》，你们都想我的事，我睡大觉吗？要管就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我最不喜欢这‘道’的‘走之底’。因为‘走’是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的，应该是跑……跑销售、跑路子、跑关系，连饭店的服务员过去都叫‘跑堂的’。我们必须跑起来，比运动员还要快。只有这样，黑石书店才能成为一匹黑马。黑马就是标新立异，不按规矩出牌，哪怕别人说我们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我们自己闻着不臭就行。”

大家开心地笑了。

“现在把话题转回来，我们要继续对德道书店予以打击，打得它头破血流，无力还手。我分析这个对手一定会在教辅书展上花费气力，利用新年、春节、寒假的销售旺季，为明年开个好头。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我们多吃一口，对手就少分一块蛋糕。今天的会到此结束了，销售部、市场部联合作业，拿出一份漂亮的寒假教辅书展的企划案。企划部要密切注意这条‘咸鱼’的动静。

人力资源部马上刊登一个招聘广告，将原先的薪酬待遇提高 30%，如果有他们的人来，提什么要求都答应，先把人挖来再说……挖来一个人就会动摇一大片。我还要告诉大家，新年都会拿到一个红包，只是这个红包不是我来决定的，而是你们认为该给自己包多少银子，那就包多少银子。”

“石总，那我就包一万了。”有人壮着胆子说。

“瞧你那点出息。我希望你们当中有给自己包 10 万的、20 万的。”

大家被他的话鼓动得热血沸腾，有人敲起桌子，于是都把桌子当成鼓擂了。

这个时候，他写下了“咸鱼”，又把两字圈起来，画了一个箭头，再一笔一画地写下“程拾翰”，然后扬长而去。

他来到东方画廊，与一胖一瘦两个画廊老板密谈吞下牟江的画廊。胖子说牟江找过他了，说画廊做不下去了，可有些画还死扛着价码。瘦子似乎有些同情，说是个别画都低于进价了。他提醒两位，不是大家落井下石，牟东海在官场上风光的时候，牟江的眼神看哪家画廊不是沙子？那两位说：“是这样的。”他又算了一笔账，牟匠画廊是上下两层 600 平方米，一个月租金加上人吃马嚼也要八九万，要撑不住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那些画的成本价上再来一刀。”他说得轻描淡写，无关痛痒似的。

瘦子说：“那牟江的血可就出大了。”

“哼哼，这也怪他，先前把血喝得太猛了。出来混的，早晚是要还的。”

一胖一瘦又聊了几句起身告辞。出来时，两人议论石方出手太狠了点。不过一想，无毒不丈夫。牟江现在就是一只案板上的鸭子，任人宰割。何况呀这只鸭子，还属于肥而不腻的那种。

石方对拿下牟匠画廊信心爆棚，缘于牟江那天的不请自到。自从牟东海东窗事发，他就惦念着牟江，胜过狗惦念着盘里的骨头。

那天，牟江的苦脸就像晾干的抹布，皱皱巴巴。

“完了，我那画廊安静得像个棺材铺。”

“冷清一下也好，省得招风。你不如趁机做‘减法’……现在很需要银子吧？”

“几十万就跟打水漂似的。可那画廊以前……”

“以前不当饭吃。那些个别用公款买画的还不是看你是牟市长的公子。如今，你要自力更生啦。”

“我那画廊……卖了等于割肉。”

“割肉说明还有肉，剩下骨头只能被人敲碎了吸骨髓。”

想到这里，他给手下的贾杨打电话。贾杨汇报牟匠画廊的房租合同年底到期，牟江希望来年两个月一交房租，而不是一交就半年的。他指示贾杨来点硬的，让那个出租人把牟江赶跑。

“来硬的，这我擅长。”

“事儿办好了，领你逍遥去。”

他下了楼，在展厅里徜徉了半天，仿佛脚下又踩倒一具尸体，走在上面，软绵绵，飘飘然。

想吃肉的灰太狼不说话

东方画廊一楼有两个100平方米的展厅和一个摆放画具、石膏模型、画框等的门市；二楼是办公室，有总经理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和财会室、市场部还兼了洽谈室、石方的绘画室也是会议室、同时还是尤晓晴的休息室。小餐厅又是后厨——每天提供八人份的午餐——打更师傅的老伴儿中午兼做了厨娘；三楼只有三个房间，因为左边的一半租给了隔壁的公司。剩下的一半，挨着走廊的是一间白天也时常挂着窗帘的房子。走过去是个仓库，再走过去到了走廊尽头，左拐几步又有一间房子——没人知道里面存放的东西——尤晓晴只知道钥匙在石方手上。旁边有一个小洗手间。

现在是中午11点半，尤晓晴端着托盘，上面放着一碗米饭、两个菜、一碗汤，走上三楼，在第一个门前站住，轻轻敲了三下。门开了。一个脸孔瘦削，头发披肩的男子，站在门口。他是庄成。他没言语，去了洗手间。

这是一间宽敞的画室。一台幻灯机把一幅油画投影在雪白的墙上。画架上可见这幅临摹之作即将完工，简直是以假乱真了。另一面靠墙是一个双人沙发，还有一个茶几，一台饮水机，一些笔和油彩。紫色的厚窗帘将阳光挡在窗外。

庄成回来了，闷头吃饭。尤晓晴从茶几上拿起几张油画照片看了看。他说那些画的价钱十年前使劲往高了蹦，不过五六万，现在都蹿上百万了。极个别的画家为了赶画，雇人模仿自己的风格造假。都疯了！

她走进幻灯机打出的光影里。立刻，墙上映出了她扭动的婀娜身姿。他浅笑了一下。

她从三楼下来，刚要走进小餐厅，看石方从办公室出来冲她使了个眼色，乖乖地跟他下楼，坐进宝马。

石方说：“前面不远有家馄饨馆，吃了一碗还想吃第二碗。”又说，“你要成为我的眼睛和耳朵……庄成近来磨洋工。记住，每天都要向我汇报。”

“知道了。”她顺从地说。

他扭头瞅了她一眼：“你这个老师近来放纵学生了。”

她媚笑了一下：“石总这么辛苦，累坏了可不得了。”

“谢谢老师的心疼。”

他让她回身把后座的一个纸袋拎过来，说这是学生送老师的新年礼物，一件驼绒色的羊绒短大衣。她一眼看到了范思哲商标的美杜莎头像——这个有着“致命吸引力”的女妖让她心跳加速。她说礼物太贵重了，不能收。他说老板送的是狗屎，员工都不得拒绝。

“你刚才不是说学生送老师的吗？”

“你听错了……说说去牟匠画廊的感受吧。”

“有些作品不错……我估计那些画大约在250万到300万之间吧。”

“判断得很准确……瞧，到了。这小店名气很大。对了，吃完饭我还有点事，不送你了。你把衣服送回家再到画廊。”

“不懂。”她看着他，故意说。

“不懂……以后慢慢教你。但要听话，要乖，懂吗？”

“懂。”

她乖巧地笑了，像送出的一个电波，击中了他，浑身麻酥酥的。

几个月前，她和他第一次见面，严格说来是接受他的面试。当时他正盯着她的简历——照片上的女子面容姣好。她坐在他的对面，淡淡地问：“简历那么重要吗？”他放下来，面对着的正是一个乖巧的笑。那笑像根细针，扎到了他，不疼，痒痒的。

“你被录用了。”他马上做出了决定。

接下来，他领她参观了展厅，把他在二楼画室的钥匙交给她，说：“这里就归你负责了，画具一应俱全，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抽空再教一教我这个笨学生。”

就这样，尤晓晴成了东方画廊的一名职员。如果有参观者需要讲解，她就成了画廊的导游，其他时间可以在画室里看书、画画、整理资料，还有指导石方作画。同时，她还是一名招待员，在重要客人、买家来访时靓丽出场。她说她煮的咖啡、端上来的茶、送上来的红酒，让谈生意充满了暖意，提升了签订合同的成功率。她听了，只是浅笑。

每次看着尤晓晴，他都想伸出手去，一心想把那笑容揣在兜里，随取随用，至于用过之后，是再放回原处，还是随手扔了，另说吧。

这会儿，尤晓晴的笑倒是自行收起来了，原来听到手机来了短信的声音，一看，是高希金发来的“请求接见”，她下意识地哼了一声，但马上想到旁边正有一双眼睛盯着，忙说是一个段子，挺逗的。

“荤段子吧？”

“不算太荤。”

黑夜，常常给人带来恐惧、凄迷、萧条、冷寂，也常常给人带来兴奋、刺激、荒唐，敢越雷池的冒险精神。看看“昔日重来”酒吧灯红酒绿下的红男绿女，就知道了。光怪陆离的灯，放大并扭曲了一个个人影，一些人影也就脱离了人形，不是动物，是怪物。

黑夜，各种怪物神出鬼没。

尤晓晴和高希金有段日子没有见面了。她想听听他的声音，他也想看看她的样子。于是，她听他讲了一些有关程拾翰的领导魅力，感慨万分，认为职场上有好人带着走，哪怕只是一段路，都很重要。他看着她有些哀怨的眼神，知道她的话是有所指的。

“庄成就是接触了几个烂朋友，才沾上那东西。”

“戒不了吗？”

“他算是个有意志的人了，但在那东西面前不堪一击，惨不忍睹。”她喝下一大口酒，“我只能劝他少吸一点。还好，他听我的……算了，不提他了，你也别问他现在做什么。”

高希金看着昔日女友的伤感，一时无语，只好握住她的手，轻轻抚慰了两下。他是刚刚才知道她又换了工作，几年里已经是第七次跳槽了。他曾恳求身

为诗人的父亲推荐她去一家杂志社做美术编辑，可她做了一个月就不干了，说是对面坐着的头儿整天翘着兰花指，让她一天吐八次。

他对她现在的工作仍然不看好，嘱咐着：“石方和程拾翰倒是同窗，却是天壤之别。你跟那个家伙做事，小心点。”

“石方口碑很差吗？”

“不能说很好。他靠两样东西起家，一是盗版图书；二是制造假画。东方画廊有不少假画吧？”

“我不能说……你认识他的前妻吗？”

“认识，她叫姜橙子，禾禾酒坊的总经理助理，是一个漂亮的知性白领。她、程拾翰、石方、我们集团的副总裁王天乐，是大学同学。”

龙晓晴把手从高希金的手里抽出来，说：“我们跳舞吧。”

一个大胡子歌手弹着吉他，用嘶哑的嗓音模仿着老鹰乐队的代表作“加州旅馆”。

行驶在昏黑的荒漠公路上

凉风吹过我的头发

烤烟的温暖气息

弥漫在空气中……

舞池里灯光低迷，摇曳一股暧昧的情调。他环抱着她的腰肢，她把双手搭在他肩上。

她点燃了蜡烛

并给我引路

走廊深处传来阵阵说话声

欢迎来到加州旅馆

他把她抱紧了，她也就顺势依偎过去，把头靠在他肩上。她说有点想“老地方”了。“老地方”是两人恋爱时租的房子，分手后有时在那里小聚，